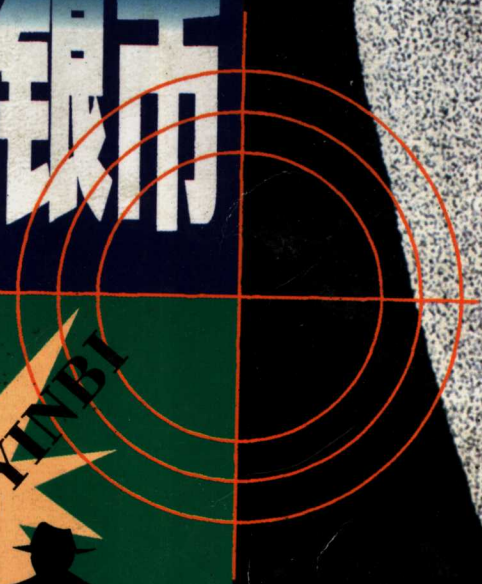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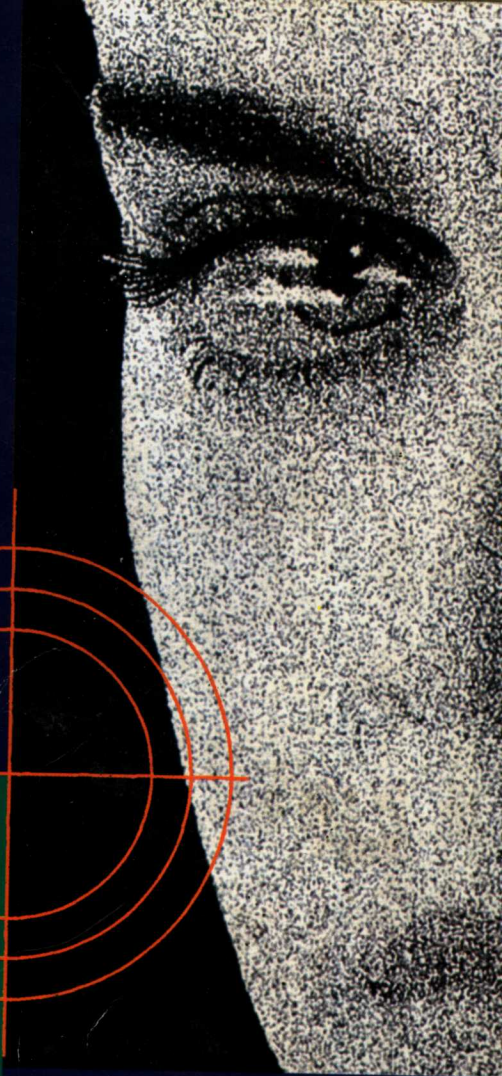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侦探

神秘的五角银币

神秘的 五角银币



世界侦探 故事 大观

编写

GUSHI
DAGUAN

神秘

的

五角银而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世界侦探故事大观

神秘的五角银币

白 墨等 编写

姜建中 插图

陆震伟 装帧

责任编辑 马天宝

美术编辑 张志文

责任校对 王 曙

技术编辑 王竹涛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8.5 插页 4

字数 171,000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

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5,000

ISBN7 - 5324 - 3420 - 6/I·1432(儿)

定价:12.00 元

编者的话

侦探文学，以它曲折离奇的情节、逻辑严密的推理、层出不穷的悬念、出人意料的结局以及丰富多彩的知识而见长，历来受读者喜爱。自从1884年美国作家爱伦·坡发表《毛格街血案》以后，这种文学样式的作品，像雨后春笋一样，在世界各国的文坛上纷纷涌现，为此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侦探文学作家，其中英国的柯南·道尔和克里斯蒂、比利时的乔治·西默农、原苏联的阿·阿达莫夫、日本的江户川乱步等比较著名。大作家们的作品脍炙人口，数量又浩如烟海，谁也无法读遍，为此，我们选编了这套《世界侦探故事大观》丛书（共四册），能使你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，读到世界上最好最多的侦探文学作品。

本丛书收作品100多篇，题材广泛，有各种流派。这些作品，大多是名家的名作，基本反映了当今侦探文学的概貌和水平，现经儿童文学作家们的改写，使故事更为集中，情节更为紧凑，文字更为生动，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和教育意义。

目 录

[日本]

- 神秘的五角银币····· (1)
五岛·福江之行····· (10)
高速公路上的血案····· (21)
牙齿····· (30)
深夜来客····· (39)

[中国]

- 包公借尸平奇案····· (49)
金蛇王现形记····· (61)
“娃娃家”的守望者····· (73)
鱼鹰落网····· (82)

[荷兰]

- 高鼻子新刑警····· (94)
雨国之王····· (107)

[波兰]

- 追捕“带疤人”····· (119)
赌徒暴死····· (132)

[意大利]

- 破案以后····· (143)

[挪威]

财政大臣之死 (154)

[匈牙利]

从抢劫开始 (164)

[英国]

逃亡者 (173)

真假古董商 (183)

月亮宝石 (194)

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(217)

[美国]

毛格街血案 (231)

一个无辜灵魂的受刑 (242)

拐骗犯的真面目 (249)

伪证 (253)

电话行动 (257)

神秘的五角银币

[日] 横沟正史

驹井不二雄的叔叔驹井启吉，是当时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小小说家，一次，他写了篇《我的保护神》的文章，发表以后，便引出了一桩惊人的案件。

现在，先介绍一下那篇文章的大概内容。

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夜晚，驹井启吉有点小事到街上去，看到有个看手相的，就凑了上去。

他按看相人的吩咐，摘了手套，伸出左手。

看相人吃惊地望着启吉，端详了老半天，然后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。末了，启吉拿出一元票子。看相人找了他一个五角银币，眼睛贼溜溜地扫视着，意思是叫他快点离开。

当时，启吉戴着个口罩，大衣领子又竖着，看相人肯定看不清他的面孔，于是，把这个银币错给了他。弄错的原因是启吉的左手缺了个小指头。看相人那天晚上约定把这枚银币交给一个左手缺小指的人。

启吉觉得事情有点蹊跷，回到家里就拿出银币摆弄，觉得它分量似乎轻了点，敲了敲，声音也不对劲。他往地上一扔，这银币就分了家，更奇怪的是，那空凹处有张薄薄的纸片，上面写着许多阿拉伯数字。

启吉横看竖看，觉得那数字是密码。他认为，总有一天

能用得上这个银币，就把它小心地保存了起来。

日本人有个迷信的说法，小偷拿了别人忘在那儿的东西，就要交好运。于是，启吉就把这银币当作保护神一样珍藏起来。在日本，保护神即为福神。

就这样，启吉把自己的这次奇遇全部写了出来（只是把密码的具体数字略去了），题目取为《我的保护神》，发表在《北极光》杂志上。

杂志出版一个星期后，便有一个奇怪的客人来访。他自称山田进，是某杂志社的一个小说编辑，说是来约启吉写稿的。

启吉跟某杂志社关系十分密切，他一眼看出来客是个冒牌货，但是，却不揭穿，只是推说近来太忙，稿子一时写不出来。

“那就算了。”山田进通情达理地说，“最近，你发表的那篇作品，我拜读了，觉得写得太好了，所以，我想约你给我们杂志写稿。近来你没空，那么，以后你一定要为我们写。哈哈，那小说中谈到的银币，是真的，还是虚构的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啰。”启吉说着，便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银币，“我写的就是这个银币。”

“这银币果然与众不同，可以让我看一看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启吉递给了他，“把面儿朝上，向左拧，就能打开。”

“啊，这银币虽然是假货，可做得太精巧了，远远超过它本身的价值。”山田进打开了银币说，“里面的这张纸，是不是写着密码？我学过这方面的知识，要不要我帮忙破译一下？或许，我会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呢！”

“不！”启吉把银币收了过去，随手放回桌子抽屉里，“这个密码，谁也没让看过。能译出密码当然好，只怕解开了会给别人带来许多麻烦，反而变成一桩坏事。”

“对，对，你讲得不错。”山田进连连表示歉意，“我冒昧了，请多多见谅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两人又东拉西扯谈了一会儿，山田进便告辞走了。

“叔叔，这家伙到底干什么来了？”启吉的侄子不二雄终于开口了，“他是不是专门来看银币的？我看，他约稿只是个借口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启吉笑笑说，“不二雄，你留神了吗？他一直戴着手套，这意味着什么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不二雄抓了一阵子头皮，仿佛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兴奋地说，“难道他也缺了一个左小指头？”

“对，九成是的。”启吉说，“这个银币的真正主人，应该就是他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报警？”不二雄显得有些紧张起来。

“不用。”启吉语调十分轻松地说，“叔叔是个专写侦探小说的作家，难道还不如那些小警察？我写那篇文章发表，就是想引蛇出洞呢！我们准备一下，这几天夜里，山田进或什么人，肯定会来我们家偷银币的。”

启吉料事如神。就在当天夜里，山田进便迫不及待地行动了。

当然，启吉和不二雄没去惊动小偷，只是隐藏在暗处细细地观察。

山田进在桌子的抽屉里摸到了那个银币，检查了一遍，便塞进衣袋，照进屋的原路逃去。当他从屋顶上跳下去，还没站稳的当儿，屋檐下窜出个黑影，对准他就是一刺刀。

“啊！”一声可怕的惨叫。山田进像抽去了骨头似的，一头栽了下去。

那个黑影，猴子般地灵活，搜了山田进的身，然后一溜烟地跑了。

启吉见出了人命，这才打电话报了警。

等等力警长来了。

启吉把情况向他作了扼要的介绍，说，“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，因此，我会义不容辞地协助你破案。不过，现在此事不宜声张，否则，我的计划就会前功尽弃。”

破案是警方的事，而一个小说作家也要插一杠子，并且还以主角的身分出现，这使等等力警长有点不高兴。不过，碍于情面，警长还是答应了启吉的要求。

于是，一切按照启吉的思路去办。

第二天，当地各家报纸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：昨晚，一无名男子被杀于小说作家启吉家附近，案子全然无头绪，这使警方大伤脑筋。

这是为了迷惑凶手，否则，他就会停止活动。

接着，又弄清了死者的身分。那家伙根本不叫山田进，而叫小宫三郎。他的哥哥小宫让治是偷盗宝石的专家，后被捕，病死在监牢里。他被捕时，租了一个看相人的房子住。

“对！”启吉分析道，“让治被捕前，急于想告诉弟弟三

郎什么事，就写了密码藏在一个特制的银币里，托看相人转交给三郎。”

“那么，让治要告诉弟弟什么呢？”不二雄问道。

“告诉他宝石放在什么地方。”启吉说。

“叔叔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该到警察局去查一查档案，看看这些年来，谁家失盗过珍贵的珠宝，至今还没破案的。”启吉说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叫香山由纪子的姑娘来了。

由纪子今年十八岁，家里本来很富裕，近年才渐渐穷了下来。她就住在附近，是启吉小说的热心读者，时常来这里玩。

不过，今天她的神色好像不对劲。

“怎么啦？由纪子姑娘。”启吉问道，“今天不舒服吗？”

“不。”由纪子说，“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拿拿主意。”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启吉说，“姑娘，你别急，慢慢说吧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由纪子稳稳神说，“昨天来了个老头子，问我家是不是有个漂亮的大衣柜，有的话，他想买下。我觉得那老头来路不明，就不理他。他纠缠了个把钟头，临走说，明天他还要来。真是太可怕了！”

“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启吉问道。

“那老头六十岁左右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，只是想不起来了。”由纪子回答。

启吉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是不是摆看相摊的老头？”

“好像是。”由纪子答道。

“唔，对了！”启吉恍然大悟地说，“由纪子，你们家丢过宝石之类的东西吗？”

“丢过的。”由纪子表示吃惊，“先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是八年前的事了。一天晚上，我父亲招待一大群客人，举行舞会。舞会上，我母亲胸前佩着的钻石别针不翼而飞了。每个客人都有嫌疑，可是，当场搜身，那别针就是没出现。别针上镶嵌的钻石价值连城，妈妈常说，如果还有它，我们的日子一定还十分富裕。”

启吉听了由纪子的话，心里高兴地说：“哈哈！看来鱼就要上钩了。”于是，他对由纪子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遍。

“谢谢先生！”由纪子高兴地回去了。

接着，启吉打了个电话给等等力警长，要他作好准备，以擒拿凶手。

第二天，那个要买大衣柜的老头，又缠上了由纪子。由纪子照启吉说的去办，坚决回绝了他，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也不会卖的。老头死了心，悻悻地跑了。

老头一走，由纪子就去找启吉。

刚才，启吉在由纪子家门口附近隐藏着，并认出老头就是那个错把银币给自己的看相人，于是就对由纪子说：“姑娘，说不定今天晚上，那个老头就会到你家里去当小偷。”

“真的？这可怎么办？”由纪子非常惊慌。



“没你的事。”启吉说，“我一切都安排妥了。你们一家只管早早地关了灯，高枕无忧地睡就是，不过，你们不可能睡得着，那也没关系，只是千万别吓跑了小偷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由纪子点了点头。

事情如启吉预料的那样发展着。

这天深夜，一个黑影溜进了由纪子的家里。黑影先镇静一会儿，察看了周围的情况，然后打亮手电筒，来到一只大衣柜边停下来。

黑影刚拉开柜门抽屉，等等力警长和启吉就在他身后跳出来，把黑影掀翻在地，并迅速给他戴上了手铐。

这时，由纪子立刻拉了一下电灯开关，屋里霎时一片通明。

“这家伙是什么人？他来偷什么？”等等力警长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，觉得奇怪。

“他是个看相人。”启吉解释着，“他是来取钻石别针的。”接着，他笑呵呵地对看相人说：“先生，多年不见了，你忘了我没有？那回，你错把我当成了小宫三郎，便给了我一枚五角银币，是不是？”

那看相人“啊”的一声，恶狠狠看了启吉一眼，咬咬牙，没再说话。

“啊！你就是小宫让治的房东？”等等力也认出来了，表示异常的吃惊。

“那么，杀了小宫三郎的也就是他。”启吉说，“搜搜他的衣袋，或许会搜出银币来的。”

警长果然从他衣袋里搜出了那枚特制的银币。

看相人当即如实招供。他本来只是给小宫兄弟俩传信

的，后来起了黑心，便杀了三郎，想独吞那枚价值昂贵的钻石别针。

“由纪子姑娘，你还发什么呆呀？快去拿钻石别针吧！”启吉大声地说，“八年前被人偷的钻石，还在你们家里。呸，就在那架钢琴右腿里藏着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由纪子蹲到琴前，摸着琴腿上的雕花，忽然有一处花瓣动了，用手一抠，木块脱落了。她从里面取出一个小物件，那正是一枚光彩夺目的钻石别针。原来，让治偷了别针后，怕搜身，就把它藏在这里，准备以后再盗出去。不料，他来不及行动就被捕了。

由纪子把钻石别针给大家看，高兴得竟两眼泪花花的，连语调都变了。

看相人发呆了，喃喃道：“难道我把密码翻译错啦？”

“没错！”启吉笑嘻嘻地说，“看相先生，你只是上了我的一个小当而已！哈哈，跟你直说了吧。那天夜里，小宫三郎偷去的银币当然是真的，但是，原来的密码纸早被我换了。其实，当年我就解开了密码，可是，光知道钻石藏在琴腿里又有什么用，还得知这是谁家的琴才行呀。我想，银币的真正主人会知道的，于是考虑再三，写了小说发表，并强调故事并非虚构，以引诱盗贼找上门，再顺藤摸瓜，找到那架钢琴。谢谢，你为我指了路，并使由纪子一家重新富裕起来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你是有很大功劳的……”

“可是，叔叔，那假的密码，你是怎样写的？”不二雄听得心里痒痒的，就插嘴问。

“这样写的，钻石在大衣柜右边抽屉后板夹缝里。”启吉有点得意，“我想，有钢琴的人家一定也有大衣柜，就诌

上了几句，想不到这位看相先生信以为真了。哈哈！”接着，他又对由纪子说：“姑娘，你没白白做我小说的热心读者，是不是？我回报你的可是一枚钻石别针呀！哈哈，人间是广阔的，又非常狭小，八年来我要寻找的钢琴，想不到就在你的家里。”

“先生，我该怎样谢您呢！”由纪子说着，扑通跪了下来。

启吉连忙扶起她。

当等等力警长要押看相人走时，启吉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警长，那枚银币呢？请还给我。”

“还要它干什么？”警长不以为然。

“它可是我的保护神呀！”启吉乐呵呵地说，“我想永远保存它！”

白彦民 编写

五岛·福江之行

[日] 石泽英太郎

在东京繁华的麹町街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。

死者名叫山本隆藏。他是麹町街一家理发店的老板，今年五十岁。

理发店的伙计不多，加上山本隆藏才五个人。二楼的四间房间，成了他们的卧室。山本隆藏身边有个养女，名叫玻璃子，七岁那年她随生父从大阪到东京。一天，街上天色昏暗，行人拥挤，父亲把玻璃子带到东京繁华的街市，说是给她买衣裙和皮鞋，可是到了麹町，父亲转眼溜走了，把玻璃子扔掉了。

山本隆藏收养了她，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。十岁那年，玻璃子害了一场大病。病愈后，她的眼睛失明，话也不能说了。她失去了自由和欢乐。山本隆藏年轻时妻子就死了，他尝到过孤独和空虚的煎熬，便更加疼爱幼小的玻璃子。

玻璃子长大了，成了一个面孔白皙、身材匀称的大姑娘。

就在玻璃子十七岁生日的那天深夜，山本隆藏突然死在二楼女儿的房间里。

那天晚上，夏目武正在二楼卧室里看电视。夏目武是山本隆藏的远房侄子，在理发店里干了整整五个年头了。

他的理发技术好,对客人耐心热情,成了山本隆藏最为赏识的人。

他一边靠在床头抽烟,一边观看电视连续剧。正当电视剧里那个绑架犯,用匕首朝尾随其后的便衣警察捅去而结束了第一集时,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
夜这么深了谁还在走廊上走动,而且脚步显得十分慌乱?夏目武警觉起来,打开房门,朝叔叔山本隆藏房门上瞅了瞅。房里没有一点动静。

他又贴近森冈信雄的房门上听了听。森冈信雄是店里的一位学徒,才二十岁。房里静悄悄。

他走过玻璃子的房门。无意中,他看到门把手上沾满着血。

他猛烈地敲击房门。门被反锁上了,推不开。

他以为是玻璃子被谋害了,赶紧打电话给警察局。

警察赶到将门撬开。仰面躺在床上的山本隆藏已经断气了。

